

# 漯河浴血映丹心

## ——1938年漯河阻击战中的英雄壮歌

蒋二明

军一个排全部中毒牺牲，左邻守军继续顽强抵抗。

强渡漯河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再次遇上了老对手。在半年前的淮河阻击战中，五十一军在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等部配合和接替下，将日军第十三师团阻止在淮河以南达两个多月，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重要条件。而此次日军更绝对优势，实行正面多路突袭，两侧迂回包抄，五十一军防不胜防，只能择要坚守。

28日，南路日军从舒城和桃溪进犯张家店、苏家埠、韩摆渡、莲花庵等地，在炮火掩护下分多路强渡漯河，遭到守军顽强抗击。北路日军由正阳关进至丁家集一带，另有日军骑兵一部深入到霍邱乌龙庙一带骚扰。29日，敌援增加，每路由数百人增至数千人，以猛烈炮火摧毁守军阵地及附近房屋。当日，敌有力之一部绕至西河口强渡成功，并炮击望江寺塔，直扑独山镇，遭一一三师六七七团迎头痛击。在望城岗、小华山一带抵抗日军未能撤入城内的六七八团一部同时增援六七三团，与日军激战多时，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其中一个营在独山南湾迎敌，与日军激战一昼夜，伤亡惨重。

30日，日军以步骑炮5000余众沿六安至叶集公路西犯，公路南北侧翼各有数千日军协同西攻，五十一军被迫转移阵地。在独山、南岳庙、康家铺、黄油坊、关公店等处步步设防、节节阻击，其中在麻埠附近，毙敌200多人；接着在杨柳店一带集结主力，与数千日军激战，毙敌50余人、马百匹，毁敌汽车10余辆。后奉命进入霍邱、叶集、开顺街、石门口及麻埠至汤家汇一线，继续与敌周旋，并破坏叶家集至固始县武庙集间公路，以策应和掩护富金山阻击主战场。一一四师还截击三河尖日军水运部队，毁敌汽船多只，缴获军用品颇多。

在第五十一军守备漯河沿线时，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六路军、六安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八大队，以及吴健伯支队、吴伯孚自卫团、红枪会等地方武装，在小华山、马家庵、韩摆渡、南岳庙等地奋勇参战，牺牲甚大。其中自卫军吴健伯支队四百余人在韩摆渡河边被日军包围后，全部壮烈牺牲。由共产党员赵凯等人领导的自卫军第五大队独立第四支队，在西北乡挖公路、毁桥梁，开展游击活动，有力配合了正规军的抗日战斗。

与此同时，在漯河上游，自桃溪西进的南线日军于8月27日上午经山南馆西犯，其中步、骑兵约500名、山炮5门进占霍山但家庙；另有日军步、骑兵八九百名，携山炮数门进占舒家庙。10时许，安徽省保安第五团及第七十一军一部从大河厂、下符桥等地向但家庙、吴家冲之敌发起反击，激战3小时后形成对峙。傍晚，占据吴家冲之敌向下符桥猛攻，七十七军冯治安部三十



1938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第七十七军东漯河阻击战战场遗址一段。

七师一部从六安青山街南下侧击。但因日军攻势正锐，守军被迫渐次撤退至圣人山阵地。

28日上午，日军攻占下符桥。第三十七师一部火速转移但家庙之敌，但因当地守军第七十一军已奉命转移，致三十七师一部未能达成任务。敌后续部队数千人展开于漯河上游东岸各地。东漯河守军冯治安部久历抗日战役：卢沟桥头，正是该部何基洋旅吉星文团打响中国全民族抗战第一枪，七十七军的番号也是为纪念“七七”抗战而编定；该军两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张凌云、第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均为1933年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将领，各师、团均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抗战意志坚定，定让日军难以得逞。在当地民众和保安团队配合下，该部依山傍水，利用有利地形，在数十公里战线上与敌厮杀。

此时，霍山县城除守军外，商家居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西南山区转移。日军炮火的爆炸声、飞机俯冲扫射声、房屋起火倒塌声、群众呼喊声交织在一起。至29日日军进城时，除少数人避入天主教堂外，霍山几乎成为一座空城。28日，省保安第五团在距城东北15华里的秦冲布防。第三十七师全部进入秦冲阵地，并令守备磨子潭的某部推进至三十七师右翼，相机策应战斗。第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协同各部梯次推进纵深，配置于漯河两岸戴家河、黑石渡至诸佛庵一线。8月28日晚，敌小野旅团一部1000多人，由下符桥以东进攻圣人山、莺歌嘴阵地。三十七师、一三二师在柳树店、广德嘴一带布防。一三二师火速渡河，抢占了秦冲右侧的笔架山，省保安第五团占据了秦冲左侧的箱子石山，至午夜，日军袭击秦冲，多次冲击均被击退。守军沉着反击，毙敌甚多。

8月29日，日军约2000人，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沿舒霍公路向马厂岗阵地进攻，另有一部向圣人山、莺歌嘴阵地包抄；10时许，日军又增兵八九百人，并配重火器加入战斗，以数架飞机和数门山炮协同攻击，猛冲圣人山阵地。守军曾数度与敌争夺圣人山、莺歌嘴阵地，因日军炮火猛烈，战斗十分激烈，该阵地全部被敌炮火摧毁，加之另一部敌人由小路绕至阵地背面和侧面威胁守军，而正面之敌又猛烈进攻。守军准备撤到左侧箱子石山把日军放进秦冲口袋阵地予以歼灭，但由于事先未同省保安五团取得联系，守军死伤70余人。此时保安五团已被迫撤向马厂岗，遗失机枪两挺，箱子石山阵地遂失守。守军旋即返回圣人山、莺歌嘴阵地，孤军作战，几乎弹尽援绝，而日军攻势甚猛，迫不得已放弃第一阵地，撤至十里铺二线阵地，仍与敌人继续作战。到午后4时许，敌机又狂炸县城，弹着起火，燃烧甚烈。霍山县城终因敌兵优势，守军减员过半，且地势低平，难以坚守，遂按原计划向县城东南各指定地点转移。日军在潭家院放火烧毁两个村庄后，由秦冲、牌坊冲会合后攻县城。日军便衣队在混乱之中，由东门进入城内，城内守军与敌激烈巷战后，被迫由西门撤退。

霍山县城沦陷后，守军三十七师全部在日暮后转移至县城以南高地一带。8月30日，一三二师沿漯河左岸自黑石渡至查家河、戴家河、高桥湾、西河口之线，严密布防确保阵地，防敌西犯。

8月30日、31日，日军两次出动步骑各约300人分向黑石渡和戴家河进犯，均被守军击退。此后三日内，敌十三师团之一部约200名日军押运弹药物资船只11只，经两河口沿漯河西

进，被守军击退，毙敌100多人，沉船2只，俘获日军小川筱七等3人，缴枪40余支及其他战利品多种。霍山之敌仍不时以小部队向漯河沿岸进犯，并不断炮击黑石渡、戴家河一带守军阵地。至9月上旬，霍山之敌增至2000多人，炮10多门，准备西犯。而附近之独山、青山、三尖铺之日军也有增加。

9月10日，驻霍山之敌步、骑兵1000多人，炮八九门，由县城出发，从乌角嘴渡河，以密集炮火为掩护向戴家河进犯。守军一三二师迎着炮火阻击敌人，激战甚烈，阵地几次失守，经数次肉搏冲杀，复又夺回阵地。后敌增援部队几百人又加入战斗，守军遂主动撤退，抢占有利地形，仅留半边冲狭窄地带诱敌进犯。当日军进入半边冲内，两侧高地伏兵猛烈射击。同时，友邻部队从三尖尖赶来，从正面攻击，彻夜激战，到次日拂晓，毙敌100多名。

与此同时，敌另一小部企图进犯黑石渡，我守军在项家台子，将进犯之敌包围于低洼地带，集中手榴弹、掷弹筒猛烈轰击，该敌200余日军悉数被歼。经此一役，日军败退霍山城内，半个月不敢出城。

第七十七军在东漯河两岸与进犯日军缠斗至9月12日，敌军死伤累累，军械至漯河以西山间的各小股日军，也被中国军民搜剿、驱逐一空。日军虽于8月底占领六安、霍山等地，其主力由六安公路源源西进，但其南北两翼掩护部队万余人，在漯河流域被迟滞半个月之久，且损失惨重。

一寸山河一寸血。在为时半个月的漯河阻击战(包括六安城战斗)中，中日双方战斗伤亡人数均在2000人以上。漯河阻击战挫伤了日军锐气，彰显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是全民族抗战史上的一段光辉篇章。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扫码，品读六安故事

## 岁月絮语

(组诗)

陈果儿

### 犁头闪着饥饿的光

杨树梢头接住从山坡上返回的东风，父亲坐在石碾上使劲掐灭手中的烟蒂。

一束阳光打进老屋，照在靠墙根的犁头和铁耙上，暗红色的锈迹和灰尘闪着饥饿的光。

闲了一冬的老牛吃着枯草反反复复的嘴边挂满白色泡沫。父亲牵着它去河里饮水他们的影子在水里重叠。那时，大雁在空中鸣叫着排着队形，为天空留下好看的空白。

### 旋转木马

有时秋天的萧瑟让我看见春日的蓬勃，和其中的原始部分。

事物有正反两面而不是一味向前，譬如吃过黄连再吃当归日子会透着一丝甜蜜。

有时回头，是留恋过去有时，只是放下偏执。我坐在旋转木马上原地歌唱的旧时光替我安慰了童年的自己。

时间向未来倾斜，在生命的刻度上，已经刻下痕迹。柔树的枝头披上红纱，稻穗弯下腰发出金属的声响。我瘦小的母亲，陀螺一样，在田间地头——不停地旋转

### 逃不脱的黄昏

风比我提前动身，在回乡的途中，雨也紧随其后。那些没有带伞的人，应该都有晴朗的心情。

一位抑郁症患者在女贞树下避雨，忘了家的方向——草木生出怜悯之心，替她指路。

田埂上，风车吹散候鸟的翅膀。金色的海洋浪花翻滚，那抽身的小径还在季节深处蜿蜒——

很久没见面的亲人，站立在记忆中的那棵枫香树下。蒿草没过路口，忍冬爬上院墙，我们手挽着手走向黄昏深处。

### 深夜，一些事物和我一起醒着

夜深了，月牙落下天幕，黑暗包围过来——  
蛐蛐的叫声填满夜的空隙。远处突然的几声鸟鸣像是谁在呓语。

西风吹来的时候，夜更加寒冷那些在白天死去的人夜晚又开始复活。时间像月光一样覆盖着我，面对黑夜我交出魂魄，天空也在交出黯然目光。

与我对视着的栗树的果子，彩霞一样铺在树冠。几朵野蔷薇犹像醒来的喙着露珠，举起世间细小的悲欢。一株倒伏的植物，用一生的倾斜纠正自己。

我无法心安理得享受黑夜的宁静。那么多拥挤的悲伤被秋风吹散，蒲公英一样落满我母亲的头顶。

### 秋风辞

鸳鸯停留在围栏上，收紧翅膀秋风似一把锋利的刀子，清理红菱枝蔓。

母亲仿佛又回到年轻时唱着小戏，秋阳为她披上霞光。而父亲坐在暮色里打量本无睡意的村庄。

悬铃木的每一圈年轮都是一个隐喻。白露撑起的帐篷，罩住故乡的屋顶。



冯治安(第七十七军军长)，陆军二级上将。

1938年8月26日，日军北自寿县，南至舒城，从宽大大面向六安漯河流域推进，妄图扼控其主力沿六安至叶集公路迅速西进。

漯河，一名白沙河，是自南向北流入淮河的最大支流，横亘在日军第二军西进的通道上。担任沿河守备的主要有两个军：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守麻埠、独山、苏家埠、韩摆渡之线，一一四师守六安至杨柳店一带，防线达百余公里；原西北军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军守备青山、霍山、黑石渡、磨子潭、诸佛庵、漫水河等东漯河及其上游各地，并有皖省几个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协守。原守独山、苏家埠等地的桂系主力第七军、第三十一军，当日军西犯时被调往立煌一带，以加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核心区的防守，并协助疏导逃难群众，避免立煌中心区秩序混乱；原在霍山、大河厂、下符桥一带守备的黄埔系精锐希雍第七十一军一部，与敌接战后不久，即调至叶集以西险要地段阻敌主力西进，遂使漯河守备减弱。

8月28日午后，攻六安城之敌以一部绕至城西，在莲花庵等处以猛烈炮火强攻，被一一三师骑兵击退。29日，日军先以催泪瓦斯弹向西岸射击，继则改用窒息性瓦斯弹攻击对岸以掩护强渡。当面守



1938年9月10日，日军步骑兵1000余人进犯霍山戴家河等地。图为半边冲阻击战战场一角。

一百年的时光走走了一代代，大别山依然巍峨，史河水依然流淌。在史河潺潺的吟唱中，我似乎悄然回到民国时代的那个古镇——叶家集。古镇的青石板路蜿蜒，犹如线装书的纹路，老街上店铺和行人安安静静。推开明见小学斑驳的木门，仿佛还能听见1914年的晨读声——十五岁的张目寒，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坐在火神庙改建的教室里，窗外的梧桐叶将新文化思潮的碎金洒满线装的课本。张目寒手里捏着一个羊毫，正在宣纸上点点画画，这支被皖西山水浸润的少年，或许未曾想到，命运会将他们推向中国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双重浪潮之巅。

张目寒，原名张怡良，字慕寒，号雪龛，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的叶家集镇。张家是叶集北街的殷实之家，乡下有田有地，镇上有商铺，经营麻、棉、茶等大别山特产，生意兴隆，在叶集本镇以及周边地区颇有名气。张目寒乳名稳子，因父亲早逝，母亲年轻守寡只这一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让他平平安安长大。可是没几年母亲也去世了，张目寒在爷爷和叔叔身边长大。爷爷特别疼爱这个失怙孤儿，在他身上下了更多的功夫，养育他，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张目寒幼入私塾，明强小学建立后进入明强小学，在台阶人、孟振先先生的引领和教育下，文化课学得极好，习字绘画成绩也特别优秀。

1924年，张目寒考进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先生彼时在该校任教，勤奋好学的张目寒很有幸地成为鲁迅的学生。彼时，几位同乡虽怀抱文学理想却苦于无门，张目寒的出现成为他们与文坛连接的关键纽带。当年，同校的明强小学毕业的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从芜相继来到北京半工半读，生活无着，内心满是强烈的漂泊感。李霁野尝试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往星中》，苦于无人指导也无处发表，张目寒就热心帮助他们。有一天下午，张目寒追着鲁迅先生的步伐走下台阶，他告诉先生，自己有几个小老乡喜欢文学，翻译了一点

## 文脉与风骨：

# 张目寒的墨香往事

黄圣凤

东西，想请先生给看看。鲁迅一贯对追求上进的年轻人有好感，就收下了张目寒递去的《往星中》文稿。张目寒的这一举动，意义重大。后来鲁迅约见李霁野，再后来，台静农、韦素园、韦从芜都结识了鲁迅，才有了1925年8月30日的那个秋夜，几个人敲响了西三条胡同鲁迅的院门，才有了成立未名社的动议。最终不仅成立了社团，几个人各自在人生的路上都做出了成绩。可以说，张目寒的引荐为“未名四杰”结识鲁迅、成立未名社奠定了关键基础。

而张目寒本人对书画、收藏比对文学的兴趣更浓，课余时间总爱在西城区的琉璃厂徘徊，在众多的古玩铺里，在各种文物、字画、青铜器之间观赏流连。1925年，当槐花香透北平的胡同，张目寒参加了上海的寒之友画会，与画会里的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李秋君、张大千等大师级人物结识，并和张大千特别投缘，二人结为金兰之交。

历史总爱在文人身上交织奇妙的经纬。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张目寒投笔从戎，追随冯玉祥参加了北伐。1931年，于右任任主政监察院，张目寒得其赏识，进入监察院工作，成为于右任先生重要幕僚。之后，张目寒一生追随于右任先生，在先生身边工作几十年。张目寒和于右任先生一样，是国共双方共同尊敬的爱国民主人士，虽在政界任职，却始终雅好书画艺术，一生乐为艺术奔波。

民国名流中，于右任与张大千都以“美髯”闻名，两位曾在敦煌共同商议保护壁画的事一直传为艺术佳话。张大千还曾多次接济一辈子清贫的于右任，张目寒与他们两位关系密切，三个人可谓莫逆之交。张大千在给张目寒的信中也是向候于右任，于右任每年生日，张大千都会通过张目寒给他赠祝寿图。

张目寒非职业画家，但对绘画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经常与张大千、溥儒、黄君璧等画家朋友诗唱和，并撰文赏誉，著有《关于倪云林》《陈老莲的生平》等，笔力深厚。

1936年10月，张目寒与朱紫虹喜结伉俪，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盛大典礼，恭请于右任、柏文蔚两先生

证婚，政界要员、书画名流齐聚，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张大千特作《警花图》相赠，其中由张大千牵头，黄宾虹、张善孖、谢稚柳等十几位大家合作的《月圆花好》册页，如今已成传世珍品。这册《月圆花好》，荟萃了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家的墨宝，如今价值连城。

张目寒在南京有了家，张大千北上南下，每过南京，必在张目寒家歇脚。有一年张大千南下，张目寒为其写了篇祝寿的赋文，但由于大千先生眼疾，看不见小字，于是去信寄去上好的手工宣纸一卷，让张目寒重新书写。他在信中说：“寄上纸一卷，乞弟以旧桃大小字书之。其前烦静农(台静农)写松一株，乞芷町兄(陈方)写竹一枝；卷前乞髯翁(于右任)题四大字，卷后乞心斋兄(溥心畲)、曼青兄(郑曼青)各赐一诗，当永为家宝也。”一篇赋文，张大千亲自“点将”，请多位大师参与，中国文人的笔墨唱和，何其风雅！

1939年，张大千听说张目寒要来青城山探望他，在信中向张目寒表达了难掩的喜悦，谓曰：“喜极喜极！”在这次青城山相聚中，张大千与张目寒、黄君璧等同游剑门，观龙国屏(龙台)为入室弟子，并作《蜀山秦树图卷》赠与张目寒。1940年，张大千因身体不佳，无法作画，修书一封给张目寒，信中叹曰：“奈何奈何”，又笑谓则一家30余口将成饿殍矣”。面对挚友，张大千如此鲜活，虽只言片语，竟形神兼备。与好友相处，无需高谈阔论，全是家长里短，仿佛一位捧着长髯的兄长，赫然立于眼前。

1949年秋，张大千在香港临别前，将一方鸡血石印章交予准备前往台湾的张目寒，说：“寒弟，我的画像你且替我在台湾收着。”从此，张目寒的书房成了艺术交流的中转站，于右任的草书、溥心畲的山水、梁实秋的信札在此流转。他们的书画作品，构思精妙，笔力超拔，历经几十年岁月，越发被收藏家们珍视。2019年秋，北京保利近现代书画拍卖会推出8个专场680余件书画精品，其中17件超过千万元成交，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十卷五十通)以1012万元成交。2013年，张目寒致张大千书信七言联《镜心》，也以115000元的价格成交。

晚年的张目寒，思乡思人情切，每当月夜，他会取出珍藏的书画和信笺，凝神观赏，抚摸。那些从各地寄来的信笺，那些用敦煌矿物颜料勾勒的异域花卉，在月色下泛起千年壁画的神秘幽光。某日他翻到1953年的旧函，张大千写道：“见宋人《撵茶图》如逢故人，寒弟我周旋时切莫透露姓名，免得画商抬价”，不禁哑然失笑。视台边的建盏里，武夷岩茶的涟漪似乎荡出了叶集羊肉汤的热气。身在海峡两岸，工作和雅好都消磨不了对故土的相思，越到年老，这份思念越发浓烈。

在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与张目寒既是同乡也是同学，两人惺惺相惜，有空时就会约见。鬚毛已衰，乡音无改，两个人在一起用叶集方言交谈，总会说到故乡人、故乡事、故乡的美食。台北温州街的旧居里，悬挂着台静农手书的“雪龛”匾额。张目寒常在此翻阅或整理文稿文墨，笔锋扫过泛黄的信纸时，总能听见史河的水声、老街青石条上的步履声以及晨光中街市的叫卖声。

而今我漫步未名湖畔，从粼粼的波光中打捞起往事的吉光片羽。湖畔的文化中心博物馆玻璃柜里，静静躺着当年未名社编辑的《莽原》创刊号、《未名》半月刊原本，多么希望看到旁边还能摆上张目寒的行书联以及张大千互赠的山水小品。

1980年，张目寒逝世，张大千为其撰写的《挽寒弟张目寒》文曰：“春草池塘，生身世世为兄弟；对床灯火，风风雨雨隔天人。”春草池塘，风雨隔天，人生漫长，亦短暂。曾经印着张目寒脚印的故乡路，如今早已不见了当年的青石条；张目寒当年老宅屋后的小南海，也早已不见了曾经的碧波荡漾，但他家北面的江西会馆还在，虽然只残存一部分，可这部分的雕梁画栋，一定曾映着张目寒的目光，一定曾印着张目寒的指印——因为会馆离张目寒家只有50米，会馆大门口是他儿时天天玩耍的地方。

如今，故乡变化大矣！当春风再次吹绿江淮果岭，我站在三十四层高楼眺望史河。对岸河南固始的灯火已与叶集新城的五彩霓虹连成星河。恍惚间，看见那个穿越百年风雨的身影，正将鲁迅的精神、张大千的艺韵、未名社的文脉，细细研磨进一砚微墨。这墨香漫过鸡鸣三省的分界，在叶集新时代的“五色”云上，挥洒着永不褪色的叶集风骨。

## 红土地

E-mail: laxwcmztb@163.com

皖西文化名人